續東文選

第九

說
論
傳
跋
歌謠
雜著

上樑文

續東文選卷之十七

說

訓子五說 并序

姜希孟

訓子說者無爲子爲其子龜孫作也曷爲訓之訓其所不逮也曷不自揆而濫爲之說歟其言則俚而其意則古昔聖賢之遺意也何以不敢直斥而微示其意歟父子之間言猶娩也龜兒之解官歸學也或云爵祿不可辭也或云學業當及時也時論不同使人不能不眩於去就於是諭以大

義令赴學藉猶恐有所闕漏略示筆談且
勗之曰日省乎此深究其旨則去就之分
明而進德之事孰靡不爲消埃之補竊觀
乎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曰大抵勤謹二字
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
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
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汝若好學在家
足以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
汝旣不能令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世務
不得專意汝若到彼奮然勇爲力改故習

一味勤謹則吾猶望焉不然則與在家一
般他日歸來只是舊時伎倆人物汝將何
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歟無忝爾
所生在此一行噫古昔賢哲父子之間勸
勉之思懇惻之情亦是想見矣夫父之於
子猶農夫之於嘉穀也養穀不成終罹饑
餒之患教子無成竟致孤危之禍其糞壤
耘耨之法訓誨厲翼之方曷嘗少弛於心
歟而況垂老之年支多不榮只留雙顆夏
日冬夜追悼無期稠人衆會念至涕零居

然爲一段恠物爲汝與望之情當如何耶
此吾說之所以作也爲人父者體吾情而
教子爲人子者憫吾情而孝親則庶幾乎
吾說之非空言矣

盜子說

民有業盜者教其子盡其術盜子亦負其才自以爲勝父遠甚每行盜盜子必先入而後出捨輕而取重耳能聽遠目能察暗爲群盜譽誇於父曰吾無爽於老子之術而強壯過之以此而往何憂不濟盜曰未也智窮於學成而裕於自得汝猶未也

盜子曰盜之道以得財為功吾於老子功常倍之且吾年尚少得及老子之年當有别樣手段矣盜曰未也行吾術重城可入秘藏可探然一有蹉跌禍敗隨之若夫無形迹之可尋應變機而不括則非有所自得者不能也汝猶未也盜子猶未之念聞盜後夜與其子至一富家令子入寶藏中盜子耽取寶物盜闔戶下鑰撼使主聞主家逐盜返視鎖鑰猶故也主還內盜子在藏中無計得出以爪搔爬作老鼠噬嚙之聲主云鼠在藏中損物不可不去張燈解鑰將視之盜子脫走主家共逐盜子

窘度不能免繞池而走投石於水逐者云盜入水中矣遮欄尋捕盜子由是得脫歸怨其父曰翁戮獨知庇子息何所負相軋乃爾盜曰而後乃今汝當獨步天下矣凡人之技學於人者其分有限得於心者其應不窮而況困窮咈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者乎吾所以窘汝者乃所以安汝也吾所以陷汝者乃所以拯汝也不有入藏迫逐之患汝安能出鼠嚙投石之奇乎汝因困而成智臨變而出奇心源一開不復更迷汝當獨步天下矣後果爲天下難當賊夫盜賤惡之術也猶必自得然

後乃能無敵於天下而况士君子之於道德功名者乎簪纓世祿之裔不知仁義之美學問之益身已顯榮能抗前烈而軼舊業此正盜子誇父之時也若能辭尊居卑謝豪縱愛淡薄折節志學潛心性理不爲習俗所搖奪則可以齊於入可以取功名用舍行藏無適不然此正盜子因困成智終能獨步天下者也汝亦近乎是也毋憚在藏迫逐之患思有以自得於心可也毋忽

啗蛇說

滇州之地多產僊藥藥局遣醫閒一歲而採藥有

一醫專是任頻往滇州始至則藥夫指其徒之一二者曰此是啗蛇者也莫不齒冷食不共器坐不連席不以人類視之後閒歲而往嘲者漸微而前日之所謂啗蛇者親昵而莫忌又閒歲而往則里無所謂啗蛇者而嘲笑之言已絶矣徐覩之人持釵頭木弓張絃小屈末入長林大谷中採藥遇蛇無問大小輒以弓釵按其首蛇昂首張唇遂以屈木弦挫之蛇齒盡脫手剝其皮藏于矢筒及飯熟加塩炙之爭食無餘久則中毒而斃者相望噫蛇之蠕動蜿蜒鱗虫而陸處者雖愚者皆知賤惡而

趍避之如有所逼莫不嘔吐震慄何也入性然也
滇州之人始也斥其非猶多有全其性者也中也
斥者少而陷者衆然或有全其性者道不為流俗所
汚者矣終也舉一道莫知其非嘲笑一絶而相安
於穢俗至此則人性盡蔽無復論其是非矣一州
之民夫豈盡喪其天而不悟者歟必有作俑而誤
之者矣其誤之也必曰蛇亦蟲魚之類也肥而香
美近人而易捕論其狀與鱧奚擇哉於是試嘗於
口而無所妨薾狃於心而無所憚積以歲月浸以
成風靦然無所愧當是時彼安知陷蛇之可醜遺

毒之可畏歟前日之所嘗非詆者又從而效之曰彼亦人也口未爽於味而獨嗜此何耶其必有至味者存乎其中矣吾前之非之者安知不幾於妄而彼之嗜之者又安知不有所見歟由是轉相浸染莫知其非哀哉士君子之於貨利聲色亦猶是也孰不知貪饕狂蕩之爲可賤玷污喪敗之爲可畏歟然試嘗於心而卒忘其恥豈聞有齒冷嘲笑之言乎汝當審其幾也毋忽

登山說

魯民有子三人焉甲沉實而跛乙好奇而全丙輕

健而捷勇過人居常力作丙常居最而乙次之甲辛勤服從僅得滿課而無啎息一日乙與丙約登泰山日觀峯試力爭修蹻屐甲亦飭裝乙與丙相視而笑曰泰山之峯出雲表俯天下非健腳力者不能步豈跛者所能躋哉甲哂曰聊且隨諸君未至萬幸也三子至泰山下乙與丙戒甲曰吾曹飛騰絕壑曾不一瞬可且先行甲唯唯丙在山下乙至山腰日已昏黑甲徐行不已直至山頂夜宿館下曉觀日輪湧海三子還家父各詢所得丙曰吾即山麓天日尚早自恃猿捷傍谿曲徑足無不

到妖花怪草靡不探搜彷徨求覓暝色忽至暨宿
岩下悲風聒耳澗水喧豗狐狸野干旋繞啼呼悄
然衆懷思欲騁吾力而畏虎豹且止乙曰吾見衆
峯排螺青壁削鐵飛走凌高横峯側嶺搜討靡遺
峯愈多而愈峻脚力隨以疲癃甫及山腰而日已
沒吾亦假息岩下雲霧暝晦咫尺不辨衣屨冷濕
上思山冢則尚遙下思山足則亦遠姑安於此而
不違矣甲曰吾思吾足之偏跛礙吾行之偪側直
尋一路跉竮不輟猶恐日力之不給奚暇傍行而
遠矚乎盡心竭力躋攀分寸登歷未休而從者云

已至絕處矣吾仰視天衢日馭可接俯瞰積蘇蒼蒼然不知所窮群山若封衆壑如皺及乎落景沉海下界黑暗傍視則星辰交輝手理可鑑信可樂也卧未安寢而天鷄一叫東方啓明殷紅抹海金濤蹴天赤鳳金蛇攙擭其間俄而朱輪轉輾乍上乍下目未交睫而大明昇於大空矣真絕奇也父曰信有若等事也子路之勇毋求之藝而竟未達夫子之墻曾子竟以魯得之小子識之噫進修德業之序成就功名之路凡自卑而升高自下而趨上者莫不皆然毋恃力以自畫毋怠力以自棄庶

幾乎跛者之能自勉也毋忽

三雉說

雉之性好潛而善鬪一雄率群雌飲啄於山梁間每春夏之交叢灌薈蔚雌鳴粥粥雄者一聞其聲則必振翮而至遇人而不疑是怒其他雄之奮雌者也虞者中其機飾木葉為翳捕雄雉為餌持入山麓折管吹之作雌鳴弄餌作媚雌之狀於是雄雉駕怒倏至於前虞者以畢覆之日獲數十余問虞者雉之欲同歟其有差殊歟虞者云類萬不同然大槩有三殘山短麓雉有千群吾逐日而捕或

有一至一覆而得者再至再覆而得者或有一覆不得而終其身免捕者何也虞者曰吾荷翳倚林吹管弄餌雉乃側腦而聽延頸而望禰地而飛其來也如嚮其止也如植近吾而目不瞬者一覆可獲也此雉之最惑而忘其禍者也一吹一弄而若不聞再吹再弄而心稍動鼓舞回翔去地尋丈而飛其來也若有懼其止也若有思然迷於欲而逼於吾則吾得一覆而雉以預防故旋脫而飛吾怒其然也翌月竢其急也增修其翳即麓之時吹管弄餌迫真而不少釁然後僅得捕之此雉之稍警

而知有禍者也其有聞聲音而欻起閤閣然飛搏雲霄投林樾而不暇顧者最難捕吾怒其然也誓于心曰所不得此者吾無事術矣日往山林窺覘百端其忌人也猶是也吾乃潛形屏息兀若枯木盡吾術然後雉乃近前然欲心微而戒心勝故乍近乍遠縮縮然若有機械臨其上者吾乘便畢之閃若掣電見影而避其敏如神自此之後非管餌之所可誘罾畢之所可羅澹然若無雌雄之欲者焉吾安敢投其隙而展吾術乎此雉之最靈而遠害者也吾以此三者觀之足以警世之好荒者矣

夫結契燕朋徑情馳色不恤人言嚴父不能教良友不能啧醜然爲非無所忌憚自羅罪罟終身不悟者一覆可獲之類也始雖以欲而遂亦能知有禍機而不敢肆一有所窘悔恨交懷然猶本情未忘也及其燕昵之朋相引以誘艶羨之辭相招以欲則翻然忘其愧恥復蹈前轍而終履禍機此再覆而獲之類也若禀性貞堅清修自實遠好色而不近恥淫荒而不屑然與燕朋相處不爲所動則彼以百計中之期同於己然後已也一念之怨不知所陷幾近於亂而知悔絶燕朋從益友想前非

而恒恨思日新而矜惕卒為善士名重一時此乃一覆不獲終身免捕之類也吾竊思之吾之善機械騁奇術羅致群雄者正猶燕朋之誘引善類驅納陷穽之地也噫雉之能不從管餌之誘者寡矣人之能不從佞誘之說者寡矣噫父母之情願為一覆而獲之類耶願為終身免捕之類歟汝嘗察其分也毋忽

溺桶說

大市僻處官置溺桶備市人之急士子竊溲者抵以不潔之罪市傍有士夫畜不才子潛往溲之其

父知之棊之痛子猶不聽曰溲不止主者欲挺之
畏父威未敢發一市人莫不非之予猶欣然自以
為得計人有譏飭不敢溲者予反非笑曰怯哉若
人何畏縮乃爾吾日溲猶無患何懼歟其父明其
肆呼嘖其子曰市廛乃萬人之海衆目所萃汝以
士子公然白日溲溺其中能無愧乎祇見賤惡而
禍或隨之顧有何利而敢犯如此予曰吾始也吾
亦見士子之溲溺也未嘗不唾面辱之一日欲溲
甚急姑且溲溺桶而甚便自是非溲此心不安始
則於吾溺也人共喧咲中則笑者漸稀而莫吾止

也令則衆共傍視而莫有非者然則吾所溺也宜
無傷事體矣父曰噫汝已為人所棄矣始人之共
笑者人皆以汝為士子異其因此而改行也中也
笑者漸稀然猶以汝為士子也今也傍視而無人
詆者人不以人類待汝也汝觀夫犬彘之漫于途
中人尚齒笑歟人而為非不為人齒笑者其此之
類也不亦可悲之甚歟子曰傍人不非而翁乃非
之疎者公而親者私何公者不我非而私者反非
我歟父曰惟公故視汝之非棄汝不齒終無非詆
其機甚漈惟私故見汝之非痛心疾首猶異為一

之改其情可哀汝且觀之世無親者皆無規者我死之後當知我言予出語人曰老翁無聞知禁我若此居無何其父下世已而予往溲故處忽聞腦後生風毒挺加額不覺揮倒絶而復蘇詰其挺者曰何物死虜敢爾搪揬吾溲於此幾近十年閭市人無敢誰何何物死虜敢爾搪揬挺者云閭市稔憤而今得仲汝尚搖尾歟縛置市中爭以瓦礫擲之其家舁歸踰月不起追思父訓悲泣自訟曰誠哉夫子之言也鎍鄒藏於戲笑卵翼隱於震怒今雖欲聞至論後可得歟嗚咽不自勝贊額於樞前

誓改前行卒爲善士云

忌蚤說

無爲子性不忌蚤每夏月卧弊簀中群蚤攻之恰然無所苦傍人動躍腴不添床無爲子鼾睡自如比明視之傍人瘢暈斑斕滿身無爲子獨身無點疵常曰世無所謂蚤者人有言蚤害者莫不嗤然而笑忽一日過逆旅夜坐悄然亥懷群蚤自塵垢中出攻攢不已毒如利錐無爲子左搔右爬手不暫停恚呼僮僕張火視之蓊然莫知所歸卧則須臾而爲害如初令僮僕二轉床席猶不能免裸坐

余禱長跪逹朝神氣索然曰天下之蟲毒無大於蚤者蛇虺虎豹在房闥謹動止則可免至如蚤者居袵席而嘬肌膚刀鉅不容咸銅甚不容蟄居近而害深天下之蟲毒無大於蚤者自是每見蚤必嚬蹙以之曰吾前之不忌如彼何耶後之忌之者至於此極又何歟蚤豈怒於前而禍於後歟吾所以應之者不同歟端居而靜思之乃知其然也吾少也多睡故酉而寢寅而興始也居然而入睡中也漠然與偃屍無別營衛停息呼吸微行呼之不聞撓之不動寒之而不寒煖之而不煖一氣靜全

七情無朕雖雷霆過顙水火當前尚不知懼遑恤
蚤蝨之小患歟此氣專於睡而志不分也氣專故
物不能害志不分故莫知其他焉今也內懷憂疚
神不守舍則前日之不吾害者紛然而動嫁吾禍
也滋甚心一覺痛而遂為仇敵曲為之防巧為之
避猶不能免焉此無他氣不專而志已分也氣不
專故物來害之志已分故知物之為吾患也專於
睡物猶不致害況攝吾氣而能專於道者乎噫吾
一忌蚤而知所以養生者人生天地間懷五賊而
為資合衆知而為心其所謂男女居室也飲食滋

味也富貴功名也其近於人而害於人也豈特蚕
而已吾所以自守者既一則物為吾役能超衆害
而獨存吾所以自守者不一則吾為物役衆害並
生男女居室之欲攻而淫荒之害甚飲食滋味之
慾攻而侈靡之害甚富貴功名之慾攻而營奪之
害甚一心之微分為百慮得喪判而憂喜生百憂喜
生而恩怨亡恩怨立而仇敵見仇敵見而真元蠹
真元蠹而能得長生者鮮矣故老子曰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
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又曰含德之厚比

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苟能得一以含德以至於物不能害則幾矣

升木說

童甲乙樵於山乙性慓利飛度林表捷如猿猱所得多而羨甲性懦不能升木則取宿草僅補炊爨而已乙詑於甲曰若不知取薪之道乎夫羨薪不在平地吾始也取之終日而不盈一擔力竭而功少退而學緣木之術初試之足心酸澁反顧而發隆旣而稍縱矣旬月而履高若卑以此求薪然後得蓋夫人所不到處去地愈高而得薪愈多吾以

是知狃於尋常者無倍蓰之功甲猶然笑曰吾居地面爾居木梢相距不啻尋丈以吾觀之庸詎知距吾遠者不為卑乎以爾觀之庸詎知距爾遠者不為卑乎卑或不卑高或不高高與不高卑與不卑非我與若所定也夫得利厚者甚禍深收功急者反致速己乎已乎吾不敢效若矣乙莫知所謂後月餘乙緣崖上百丈喬松取薪失手墜地而絕其父舁歸以溲灌其口良久而氣復居數月始蘇酒漿折兩股喪兩明塊然若行屍令其父造於甲請問卑高之說甲曰夫上下無定位卑高無定名

有下則必有上無卑則安有高因下以爲上升高以自卑然則高者卑之積下者上之漸恒乎高者其高易卑樂於上者其上可下高者失其高求安於卑不可得也上者失其上欲止於下不可得也由是論之卑不愈於高而下不愈於上者乎乙之樵也安上而惡下耽高而厭卑幾何而不至於傷生乎人之欲得義薪常情也義薪之多於樹極危高之所阻也貪其利而忘其危不知高一分則危一分距地遠而身反卑以此誇於人不亦愚乎吾與乙偕樵於山也久矣一日之樵常不及乙之半

吾不以爲恨者吾有可久之道也何也乙收功於至陰童丱而廢棄雖欲延其力於後日難矣吾雖膚採薪不廢老死而後已未知孰爲毅孰爲少孰爲高孰爲卑也其父歸告於乙相與提携一痛始悟前說之有利也衿之父老有談此事者無爲子書以戒子弟

日本國居士重俊字說　　金宗直

日本使者師川竣事將還以居士重俊之請求字於余而並徵其說余惟朋友字之古也僕處箕封居士處日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奚知其爲人而

敢居朋友之列耶雖然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儻與居上並立於天地間雖謂之朋亦可也請以世英爲字而申其義夫才過千人曰俊智出萬人曰英人之有俊德者必有英才苟才德之不相侔則何以謂之豪傑乎漢之八俊晉之五俊隋之階俊唐之四俊蓋有其實故能享其名今居士雖假老氏之道以爲服而以古之豪傑者爲重而慕望焉嗚呼希聖者聖之徒也希賢者賢之徒也則希俊者亦豈非俊之流也乎哉抑聞師川之言得其爲人焉其才足以挾千人其智足以兼萬

人也而其尚友之志又如此果能推是志而益勉焉則前日所慕望如漢晉隋唐之士皆風斯在下矣其蜚英於世曷有已焉登山而求虎入海而尋龍將於居士焉爭先覩之為快夫如是豈特為一時之英將為千萬世之英無疑矣重侯毋讓焉

散隱說　鄭希良

隱者何隱於世者也隱於世者不于城市則必山林山林之隱隱之小者城市之隱隱之大者山林也城市也猶不離於世故皆不可謂之隱若隱於散者則誰得尋其迹索其形哉隱而寓諸散可也

余之以散名其隱蓋取莊子散木之散也其木生
於窮僻之間臃腫屈曲螻蟻之所宫室虫蛇之所
藩蘺纏繞之不可以為棟樑剞劂之不可以為舟楫其
枝不可以為榱其根不可以為輪無以利於世其
不類於余者乎余雖類人頭蓬不梳面垢不洗腰
忘帶足忘韈臂忘屈伸膝忘起伏其行纍然其立
尨然徒知閉目而睡開口而食為世之賤棄而無
所用此余之所以名其隱也天下誰能爭是名雖
然木之散匠石過焉斧斤赦焉順其性而全其天
後草樹而凋春秋者若余則罪惡必及謗毀必至

動輒狼狽進退跼蹐且使人憎面目怒語言此豈非散其外而不能散諸內者乎木之散散於內者也余之散散於外者也散之道非止此也吾將即其大而屬吾散太極散而為陰為陽為乾為坤為六子為八卦為五行為四時其用無窮天地散而為日月為星辰為山岳為江河為雲為雨為風為雪為雷為電其化無窮道散而為仁為義為禮為智為父子為君臣為朋友為夫婦千歧萬端未始有終太極合而未散則一氣而止耳天地合而未散可謂之妙萬物者乎寓大用於無用之中者此

散之道而余之所以樂是隱也人莫得而知之也
宜矣

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成俔

嘗讀易而知聖人作卦之意也嗑者合也物不可
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合而飾之以化成
天下也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物不自物也緣物
以設教然後能物物也賁之爲卦离下艮上剛柔
相交文明之義也天道不可以苟合日月星辰以
明之陰陽寒暑以節之風雨霜露以調之四時六

氣錯行變化不失其差故天文得成不然則文不成而道不行也人道亦猶是也人道之可行者皆物也物莫大於禮而文以飾之也父子不可以苟合苟合則相褻而不敬必使昏定晨省愉色婉容盡孝敬之實而合之也君臣不可以苟合苟合則相僭而無禮必使朝會聘問磬踠曲拳以合之也夫婦不可以苟合苟合則相昵而無別必使納幣奠鴈御輪飲巹以合之也兄弟以親愛急難不藏怒不宿怨而合之長幼必操几杖負劍辟咡肩隨鴈行而合之師則服勞心喪友則切磋相輔賓則

擯相介紹而合之喪不可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殯斂葬埋之義而合之祭不可瀆而煩爲之禴祠蒸嘗籩豆罍勺三獻之儀而合之宴不可敎樂而無節爲之獻酬醻醋周旋揖讓之禮而合之合而文之其合非苟合也文以化之其文非徒文也明君善用而善合之故其下皆化而不失其合庸君暗主反是而不能合下皆睽離不合而世道變矣於是父子相怨君臣相仇夫婦反目兄弟疎遠長幼師友賓僚亦皆不遂喪有發短之人祭有非鬼之諂宴有呼吸代德之失人也禮也物

也三者皆亂而不相合人文亂於下故天文亦亂於上然則何由察時變而化成之乎是以聖人推而廣之觸類而長之使天下之人不踰分限各安所止渾然之理隱於心而粲然之文彌於天下禮不徒行物不苟合必待上之人敷施而賁飾之此賁之所以次噬嗑也

鬼神論

南孝溫

或有問於孝溫曰鬼神於兩間杳茫恍忽有而若無實而若虛瞻前而忽後指此而在彼吾子試爲我明之余應之曰鬼神之理深矣夫子所不語子

路所未聞程朱之所僅言余鹵莽末學可得而言之乎然欲知至不可以不知歸欲知生不可以不知死求之方寸之中而考之事物之上可以準明斯理矣余嘗聞鬼者歸也神者伸也然則天地之間至而伸者皆神也散而歸者皆鬼也大自兩儀七曜二十八宿十二辰以及人禽草木風雲霜露雷電霹靂無往而非鬼神之體也一陰一陽之易者鬼神之用也語其體則理而已理無心也理無物也詩所謂無聲無臭記所謂不見不聞老子所謂夷希微莊子所謂七聖迷也語其用則大而一

元之始終小而一日之朝暮乾坤坎离之定位人禽草木之死生以至杳杳冥冥恠恠難明之事無不在鬼神之內雖辦之皓首言之更僕未易盡也姑舉其大者言之有昭昭之多而日月星辰繫焉春夏秋冬化焉者所謂天神也有撮土之多而五岳四瀆載焉飛潛動植育焉者所謂地神也得天地中和之德昭然與日月同其虧盈四時同其吉凶者所謂人神也鎮置不動而生草木藏萬物興財貨於人間者曰山祇流動充滿而生蝦蟹卵魚龍挾寶藏流在於世者曰水神使五行相生相克

滋養五穀而維持民命者曰穀神所以敷榮發育曰草木之神所以主人一家曰五祀之神其著者氣也其微者理也揔而言之曰鬼神或曰然則其爲鬼也曰大曰小曰白曰黑有形可別乎曰不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人物之所以爲人物者鬼神也初無形體之可別也大小一鬼也黑白一理也郊焉而盡其誠則天神自爾格廟焉而盡其誠則人鬼自爾享山川社稷五祀八蜡之類莫不皆然中庸曰誠之不可掩如是夫曰然則鬼無形而有氣乎曰談然之中本無一物初豈有氣乎理而已

但祭者誠以直之於獨知之地灌以求之於冥默之中而有其物此則便是氣也曰禮祭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爲其子然後祭其父吾子旣曰誠以直之而有物則假使非其鬼而祭之誠心以事之則鬼亦享乎曰神不享非禮也曰神不享非禮何以知之曰鬼神是理非其理而祭之必無得享之理是故泰山不受季氏之旅周公焉享天子之樂或曰鬼神造化之功用余旣得聞之矣夫人之生也莫不具無極之眞二五之精而俱在於造化功用之內人死而何歸曰體魄歸于地魂

氣則無不之也曰之而有形乎曰鬼無形也有聲
乎曰鬼無聲也有心乎曰鬼無心也曰無形無聲
無心而吾子以為盡其誠則享之何物享之乎曰
氣享之也曰氣之享也何以知之曰驗於吾心而
知之然則吾心何與於鬼神而知之曰氣聚而為
人氣散而為鬼人與我一理也而況祖宗之於子
孫喘息呼吸有通於身上無彼疆此界之殊有感
於子孫則有動神明昭昭無疑也故直哉惟清而
愀然如復見父母之識炯然於方寸之間則所謂
無形者可使為有形也所謂無聲者可使為有聲

世所謂無心者可使為有心也而昭昭於左右充滿於上下貴然如草木之敷榮詩曰綏我思成易曰知鬼神之情狀此也或曰然則聖人常人其鬼同歟曰有同有不同聖人常人同得天地之理五行之氣以生但聖人率性而常人徇物所以有辨也及至於死則神氣飄散所獨存者理而已理豈有二乎是則同也若夫順理而逝則平人至於上智皆然間有惡夫寃婦逆理而死則或至為厲是故書之贊聖人曰殷禮陟配天詩之贊聖人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惡夫寃婦所能及乎是則有

異也或曰然則祭神得福亦理乎曰然曰吾子旣以鬼無形聲與心則何物禍福之乎曰鬼神之享不享人之禍福自然默定於冥冥之中非鬼神禍某而福某也比如農夫治畝種小者穫小種多者穫多是乃人之自取禍福豈鬼怵人禍福也若今巫家之說曰鬼神各自有形與心祟人疾病人若設酒食而禱之則神具醉飽喜而救病則去於理遠矣曰然則子朱子所謂禱是正理何據曰鬼神之無私夫臣爲君子爲父婦爲夫身爲兄朋友爲朋友迫切之至情無一毫私僞而純於天理之正

則此感彼應之理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論之至此
則非可以言語形容周公金縢之祝黔婁北辰之
禱扣冰魚躍有若王祥泣竹筍生有若孟宗夫豈
無而然哉曰然則聖如孔子而神不祐忠如比干
而鬼不祚者何也曰此則所謂變也然比干墓土
未乾而封命已降孔子萬世王祀隆於堯舜胄胤
享公侯之樂至今二千餘年鬼神果無祐乎曰吾
子謂巫家去於理則然巫覡之事舉皆不信乎曰
神人一體巫若誠一無僞若巫咸則豈不感通神
明哉禮巫師率男女之巫國有大旱則舞雩國有

大哉則造巫恒又君臨臣喪巫以桃茢先左傳晉
巫知景公不食新漢書女巫碧告王莽得罪高廟論
語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以此觀之其術亦非
愚人所得矣今之巫者率執左道以愚黔黎為事
若夫日月星辰非天子則不祭巫設七星之神名
山大川非諸侯則不祭巫引山川之神凡人之疾
病出於元氣之不調巫指謂鬼神之祟強為無稽
之說以糜無益之費凡人之禍福出於自作之善
惡巫以為祭鬼而致福慢鬼而致禍愚人尊之信
之衣之食之蠱國害民莫此為甚豈不去於理吾

所云指此也曰巫既不足取則卜筮者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袁天綱李淳風陳希夷邵康節為鬼而請知吉凶信有諸乎曰有之曰莫非鬼也而必請於四聖四賢者何也曰非四聖四賢獨異於他鬼也所以因制作之意表而尊之耳曰請卜於神有理乎曰有之鬼神是道依其理而請之則神必假筮而告之所欲非理所請非誠則神或咈意而不荅故官占之任自古為重今之請卜非理而求之與之卜者率意而解之神不降告占不協象人以為卜非聖法過矣曰然則事事而取卜歟曰世

衰道微占既無人則誣而已誣民之卜何足信法乎曰卜旣不足法則相地者以四祿四貪四文三武彌巨輔四廉二破等星爲鬼使之周繞八方以其水破定其吉凶相山之青龍白虎以其向背占其禍福信有諸乎曰茫茫恍恍未可知也然愚竊疑其山蔽其隅則風氣和其水走某方則水氣戾以風水之和戾占生人之安否則近乎理矣若曰某鬼守某方某星臨某地水犯某鬼而凶水入某星而吉青龍走而凶白虎來而吉則誣人甚矣君子所羞說也或曰祭祀禍福之說巫卜交神之論

風水近理之議余既得聞之矣今夫釋家之說曰
人死而心神不死歷萬億劫而不滅復受人形吾
子以為無形無心彼皆非歟曰無極太極者理也
陰陽五行者氣也人生而理氣相合寓於形質之
中者為心人死而形骸既滅則理自理氣自氣語
未泂而質乃為土顧安所有其心有其形乎佛氏
欺人之說不攻自破矣曰然則一寒一暑一晝一
夜無不此往而還來彼來而還往吾子以為無復
為人何也曰天地之氣莫不始而終終而歸生而
死而决無終而復始歸而復至死而復生之理歲

盡於去冬而春生於來歲者來歲之氣也亥盡於
去夜而子生於來朝者來朝之氣也木葉脫矣青
陽來而葉生呼吸盡矣元氣動而呼生決非歸者
有復至死者有復生也地獄因果之論輪迴報應
之說根此而生士不辭而闢之鬼神之理終不可
得明矣曰然則良霄死而禍鄭國彭生死而禍齊
襄如意死而禍呂后灌夫死而禍田蚡旣曰無心
則此皆誣耶曰此則非誣也乃道理中之一種道
理也夫人得是理而生順是理而終則魂升魄降
而已豈有一箇心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若所

得之理未盡而遽死於鋒鏑則心凝而不散憤結
而未泄塊圠醜穢之氣未必無觸人襲殺之理此
則鬼神之變也非常理也曰然則古戰之場天陰
則鬼哭夜則或火非誣耶曰非誣也斯亦理之變
也彼亦不得正終氣結而不解不得與一氣流行
及夫遇雨遇夜則陰與陰接薰之而有形揚之而
有聲亦豈無理哉比如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
葉遇風之調調刀刀則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
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
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雷霆霹靂出

於空中而震驚百里木石皆裂金鐵皆鳴是孰使之然哉鬼神也人習見風霆而稀見鬼怪故不異風霆而異鬼怪也畢竟定非怪矣張南軒嘗見是怪矣南軒固非妄言者也曰然則此厲固與天地長存而不滅者乎曰不然久而自滅矣比如火之初滅也有溫氣薰人煮手可熱久則此氣亦無有矣曰其或死於鋒刃而子路不為妖死於非命而屈原不為厲何理也曰聖人知禍福一體達士知死生一理是故孔子見圍而絃曾晳吊死而歌曾無以死生為憂樂矣是故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子

謂屈子順理而終始然與一氣同化觀子路之死
曰君子雖死不脫冠屈子之死曰揚雲霓之掩靄
兮鳴玉鸞之啾啾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其雍
容自得氣象於此可見顧豈有寃結之念如良霄
者乎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二子
之謂也曰子路則然矣屈子曰攬茹蕙以掩涕兮
霑余襟之浪浪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緜緜之不
可紆思徃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逖逖故曰湘纍
怨多安在其視死生如一乎如此而不為厲何也
曰屈子豈不曰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然則屈子之憂
便是憂國屈子之樂便是一死生古人淳朴言善
言惡發自性情此等語豈為身謀顧安有為厲之
理乎曰然則其或臥死牖下而李夫人見武帝於
未央不死鋒刃而陳叔寶責隋煬於雷塘此何理
曰其為人也不肖義理都喪而加之稟賦偏邪私
欲梏心恨怨結於內而不散則與其橫夭而死者
無異於是有此性乎人以上決無此異方李夫人
之死也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不見曰妾形貌毀
壞不可以燕情見帝上必欲見之而不得不悅而

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不見帝者乃所而深托
兄弟也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上所以戀戀顧
念我者乃以容貌也今見我顏色非故必畏惡吐
棄我意尚復追思閔録其兄弟哉觀此則其為人
譎詐奸狡在世無狀豈無夫婦永訣之恨青年寃
婺之怨結於心胷者乎叔寶平生愛惜流年荒淫
無度度一日如十年觀後庭之花可知及夫末路
眢井之患亡國之恨豈嘗忘于懷也然則二人死
有邪怪理或然矣然方術之士變幻多技能無亡
將死之人眼有玄花又安知夫人之見非出於少

翁之技術叔寶之見不由楊廣之失心而然歟曰然則其或遇厲而不死見怪而不病者何也曰夫主一無適而感動神明故號泣而象可耕絃歌而敵可退而況邪穢之氣可犯哉故咸寧中大疫不能染庾袞況賢於庾袞者乎或曰釋家似是之非人鬼有無之說予既得開之矣有號於空寂之中從而逐之不得也有依人能開言語預道人禍福或中或不中有據於木而禍人曰龍魍象有主於山而禍人曰山魍魎斯亦鬼乎抑誣乎曰非鬼也非誣也夫鬼陰精體靜而默安與人言語純剛正

大與天地同德安與人為禍且夫天覆地載億兆之衆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安可誣也斯乃天地之間惡氣也韓子所謂物怪是也曰一氣於兩間行健而為乾體靜而為坤明而為日月潤而為雨露凝而為霜雪周旋不舍而為風雷妙與理合而為人物屈伸往來而為鬼神則彼惡氣者何因而有哉曰夫物久則動動則變理也比如河源出於崐崘特一川脉耳初豈有變及夫末流漸大奔而為交河潴而為盐澤穿積石絶砥柱跨龍門過雷首而注東海也擊之為雷霆震之為風雨

波流之聲動蕩天地其勢然也天地之生久矣其用氣也多矣用氣多則戾氣奸其間亦理也亦猶表之有影也卵之有育也或曰信如子說則鬼神之德其盛矣乎然吾嘗聞之故司成張繼弛曰人之始死有鬼神久則無鬼吾子之說鬼也不論久近直指曰昭昭於左右充滿於上下賁然如草木之敷榮廣陵李寬義曰天地間無鬼所謂天地人三神者特設語耳若夫山妖木恠厲鬼魍魎之屬舉皆誕妄不可信非理之甚絕無之事吾子之說鬼也不然論鬼神祭享之道甚明其論物恠厲鬼

皆指為氣之變也非誣也二子說理在當時最為
精妙而吾子亦嘗師之所見異於是何也曰氣之
良能者鬼神也為人為鬼氣無彼此之殊所謂良
能者豈有始有終亡之理乎信若此言則黃帝祝
融歲代已遠無神可祭孔子顏淵死已千年祭之
無益乃何三代以後明君賢佐制作禮樂之有其
人矣曾不以追祭前聖為非乎書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是故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文世廟武世廟
終商周之世而不遷也假使商周維持宗祀千億
萬年而不廢則高宗中宗文廟武廟亦當千億萬

年而不廢其祀矣安在其久而無神之理乎張之
說有得乎厲鬼而甚乖於鬼神之理其謬誤甚矣
若夫李子無鬼之說稍為有理然其曰鬼神無聲
無臭則然矣其曰天地間無鬼則恐或違理夫物
莫不有兩端一陰一陽一至一歸是也聞一則可
知其二見此則可知其彼世儒徒知目前不究意
外故有此無鬼之說至於氣之變也為邪妖厲恠
而理亦體物而不遺者亦或然之道也言變而不
言常詭而不正言常而不言變泥而不通李子之
說余不敢從或曰張之謬誤余既得聞矣有人問

於李子曰子云無鬼而詩書所稱鬼神之道甚悉何耶李子曰昔我鄉人有問於我曰凡人於母有渾骨肉乎余曰子見五穀乎種於土而生長也其枝節根葉無一屬於土種者父也土者母也夫母也功與父同而不連骨肉則有矣其人歸而訟其母曰聯聞於李子母無恩德於我由是孝衰此子不能審言所致以此觀之經書所載秩宗宗伯之官郊祀家祭之文但為人教以郭李之道云耳非真有鬼神也明矣此說皆非耶曰見則高矣實乖於祭同契父骨母肉之論而其設為此談者所謂

癡人前說夢旣不得辭其責而指經書設語之誕本謬而不正聖人垂訓敎之以直如日月揭天然非如釋氏之誣人就善之意若鬼神實無而爲聖人敎人報本之設語則是誣而已曾謂聖人爲誣乎或曰人死之鬼則然矣吾子謂邪妖厲恠皆實有而非誣則今夫時疫之家傳相染入人以爲鬼神信乎曰斯則非鬼也乃天行之氣也曰天之於物主於生養顧豈有害物之心哉曰人爲感之也夫人氣和於下則天氣和於上人氣乖於下則天道應於上矣或大旱饑饉之餘師旅土木之際呻

吟苦痛之聲感傷和氣非司命有意於害物也曰今人嘗疫禁止酒與聲色有犯乎此則疫氣愈熾信乎曰然酒蕩心聲亂心色蠱心心之不一所以疫氣得染也曰地宜有咳嗽之病地宜有脚氣之病以我國觀之平安黃海多咳嗽忠清全羅多脚氣人以有鬼神而禱之信乎曰斯則非鬼也乃地行之病也曰地之於物主於成是何以致毒氣曰夫風氣無心邊水土之異而自為瘴毒人若心不守身則觸之而自病犯之而或死地豈有心於害人哉曰瘧之為病也人以為炎帝之子斯鬼乎曰

斯則非鬼也寒熱不調五內感傷則有此病曰其為病也往來有度方士威之得逐避之得免自高力士杜子美以來皆然獨非鬼乎曰鬼神之識在於天地洋洋充滿如水之在地中假使鬼神禍人為病避之何地乎威之無畏矣如今人作罪而禱於人哀辭款語訴己之不幸則人或赦之若抗語而折之則鮮有不怒者人尚如是況鬼神乎萬萬無此理曰然則人或設為此方而得免者何也曰心之信之所以致然也曰心之信之何以已病曰心是一身之主心平而不乖則初無此病但人以

外累蔽心而致有此病及夫深信方士之術心舒而氣暢則疾病自已斯亦理之一端也曰發狂之疾耳有異聲目有異物狂言妄語驚動傍人斯鬼乎曰斯則非鬼也乃風寒外攻虛熱毒脉所致疑畏之至或見物怪夢寐之間如或見鬼非真有鬼祟也曰癆瘵之病有五種一經於身則終身不再也人以為癆瘵之鬼聰明無欲故然也信有諸乎曰斯則非鬼也人之初生必飲惡汁及夫時氣觸於外而惡毒應於內則病從以發其畜之臟也有五故其發之病也亦五種也其飲之汁也不再故

其病之來也亦不再也豈有鬼禍哉若夫藥餌之備已病之術醫家詳矣今人指爲鬼神之病而不爲調藥之方坐致鬼籙之落比之不孝不慈甚矣曰曆家列爲四方之鬼目有動於土則鬼禍於人信乎曰斯則不可信也夫土神主生萬物故不以動土爲怒也揔名曰土神足矣何有名字有如大將軍博士等類乎曰不以動土爲怒何以知之曰乾健而動坤柔而動故坤之取象曰牝馬之貞取其動也故春耕夏耘五行相克以生五穀五穀成而社土以祭土神固不以動土爲怒也若不鉏钁

無牙鐵齒治土則五穀不得以生而社土不得以祭矣然則土之不動何益於土神哉今人深信安術至有家傾垣敗而畏亦不得修多致覆壓之禍惜哉曰人死之家持術書者指為某甲之日某生之人為的呼某甲之時某生之人為正呼父亡而子避其喪夫死而婦止其哭術士取主人之飲食衣服以祀其鬼曰如此然後得免於死信乎曰斯則不可信也鬼神不禍於人前言詳矣而人之有生已定於福善禍淫之天無計可得無術可逃此不過堂堂無稽之術濫取衣食之謀而傷亂風俗則

尊此爲甚嗚呼自道之不明也巫釋術家之說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邪讖雜家至而戶曉之明其鬼神之辨不可得矣或曰吾子之說當矣足以破世之惑然今人或有逢此等疾固有鬼物面目機發者吾子獨指爲非鬼而以爲疑畏之至或見物妖其詳可得聞歟曰日者東峯金時習嘗謂余曰昔有禪僧夜如廁下堂而蹋殺生物磔磔然有聲僧乃思曰午有金蟾伏階下意所蹋殺者必蟾也以爲當入地獄必受殺蟾之報惴惴焉不能寢向曙假寐則夢蟾訟狀於冥司牛頭使來繫僧於

十王之前將加炮烙之刑納諸阿鼻無干之獄僧覺而益信之坐而待旦起視階下則無蟾但爪子碎破於當階下踐踏之處而又有一儒生昏夜行山間聞有哭聲跡而尋之則哭聲漸近而漸大至一洞口靜聽之則聲自溪石間出又進而熟視之則有櫟葉塞溪而有聲去葉而聽之則其聲即絶還葉而聞之則有聲復作又靜神氣而聽之則乃有水聲無哭聲退而至於初聞哭聲之處則哭聲如初然則此二者非真有地獄鬼哭心之疑甚誠中而有物矣夫心之為心操則存捨則亡亡則邪

念生邪念生則物引之而已物引之而不知所以
存之則精神耗而疲倦百脈涸而不澄無形而有
形者蔽於目無聲而有聲者蔽於耳而馴致於不
可救則心神從以亡矣形氣從而散矣凡人見此
等人以為真有鬼怪祟人此豈理哉以此觀之人
無獨見之知又無師友之資昧於性理之學怵於
禍福之說者昏夜如入無人之境則無不致此疾
者東峯此說最為破愚之指南故予引以為證鑑
然此其大略也若夫一元之氣散而布在於萬物
之表則鬼神一本之萬殊也會而約之於至一之

者則鬼神萬殊之一本也然則所謂天行地行之氣癘疹五種之疾感傷所致瘡氣發斑之病妖入所誣地神的呼之說無從而出於理氣雖指爲鬼神亦可也然論至於此則可與格物者說也不可然言於齊人也或再拜曰喻余於是著論

傳

浮休子傳

成俔

浮休子者青坡居士之自號也居士悃愊無華純謹質直不通關節於人不立權勢之途不預樽酒迎送之會不營家人生產作業得之則豐殮羨服

不以為有餘不得則麤衣惡食不以為不足性又多勤樂觀經史或譏其迂居士曰我其迂哉我則迂於世而不迂於學迂於人所見而不迂於身所謀讀于經以治其心讀于史以資諸事業如斯而已矣我其迂哉居士嗜作詩或譏其拙居士曰不然詩可以寫性情該物理驗風俗知善惡居則觸興抽思消遣歲月出則作為雅頌黼黻王度豈徒嘲嘯而已哉世之機變於利而墻面於學者未是不迂而我則不迂也居士喜鼓琴或譏其放誕居士曰我非巧其音聲也所以諧律呂也非縱濫逸

也所以成中和之德也非徒詠歌也所以蕩滌胷中邪穢之氣也此古君子所以無故不離於側之意也我其放誕乎哉居士好探山水或譏其蕭散居士曰步涉園林所以成趣也特從漁釣所以謀野也是投一日之閑而成委蛇之樂也我其枕石漱流乎哉遺世獨立乎哉或問修己之道居士曰澹而無營泊而無私窮而無歎困而無餒逍遥乎無思無勞優游乎無譽無尤彷徨乎無欲無情希夷乎無是無非惚恍乎無形無象如此則幾乎道而入至人之域矣或問自號之意居士曰生而寓

乎世也若浮死而去乎世也若休高車駿馬襲圭
組而行沙堤者軒冕之儻來寄也非吾之所有也
收神斂息化形魄而就斧屋者是人之反真也非
吾之所免也內足以樂道而死生不亂於心則浮
亦何榮休亦何傷吾師道也非慕外物也或呫舌
眴目而走乃作贊曰山之高累羣蟻而極乎天水
之深集衆流而成乎淵先生之道聚諸善而成大
全

跋

春秋四傳跋

姜希孟

傳春秋者古有鄒氏夾氏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凡五家而鄒夾兩家口說無文其說不傳若左氏丘明親受經於仲尼與聖同恥聖門諸子春秋屬商而公羊氏高穀梁氏淑俱受經於子夏則數家之說皆有源委矣至宋胡氏安國身遭靖康之變作爲傳辭旨嚴於尊君父討亂賊之義深得春秋之大法故讀春秋者主胡氏而參以三傳然後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微詞奧旨庶有所發明矣恭惟我 主上殿下天縱聖智緝熙光明日御經筵燕講數書夜分乃罷尊崇六經旁搜

百家博約歸簡以謂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無
越乎春秋爰命弘文館諸儒引四傳於經文之下
敘以年代之次一開卷頃左氏之富而艷公羊之
辨而裁穀梁之清而婉胡氏之斷而正瞭然在目
仲尼褒善貶惡之義想見其萬一焉吁盛矣哉將
模印廣布命臣希孟跋之臣竊惟經所以明理也
理既明則雖無經可也傳所以解經也經既通則
傳亦可無也今四傳皆所以羽翼聖經而立說不
同曷為俱存而不簡不曰聖筆如化工乎觀陰陽
著其於舒慘各一其見而要不出乎大化之外論

筆削者其於褒貶各異其說而亦皆囿乎聖筆之
內豈可存此去彼哉如使學者究傳而通經經通
而理得則四傳者誠學者適理之要道也苟或昧
於理而執乎經忽於經而泥於解則無以窺 聖
上列四傳之微旨矣奚足與論史外傳心之要典
也哉

洛江泛舟詩跋

俞好仁

僕丁未春來守聞韶用休己酉春繼爲商牧三飱
莽蒼之間隔洛相望而各拘簿領徒以書相問者
數年矣庚戌夏偶以公事會于東都連鑣馬上竟

至新城而別今年夏又於花山同試諸生竣事之
日強要用休遊麥縣之冰山青燈半壁一尊而罷
未閱月偕訪兼善相公於咸寧僕為用休氏所拉
得成觀水之遊意者其必酬向日之氷山也噫海
內親交星散千里出處離合之無常雖皆出於人
事予則以謂有數存乎其間雖在近者未易朝夕
往來憧憧爾數年僅得一二之會猶夫擬諸天幸
況在天涯地角之外乎然則今日之遊似非偶然
是夜江雨溟濛鷗鳥群飛一盃相屬萬像之呈奇
用休之酬我者必不在唱歎絲管之中僕亦竊以

向之先施爲自幸焉夫佳山勝水天地之間一無情之物且非金玉之比有何關於吾輩獨取之爲己有人不爲貪造物亦不以爲盜以至比貴於蘭蕙持以相與而他人所不及焉則雖曰吾二人之青氈可也閒休以吾言爲何如同吾遊者通判申賚彦王教授李仁祐公輔前正郎鄭綸仲卿生員朴信亨士隆是弘治辛亥六月初十日靈川俞某書

東文粹跋

申從濩

晋摯虞著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者七十餘家卷

帙之多可汗牛矣傳之未久而散亡無遺其得脫於炷燈拭案之餘者則虫蝕鼠齧於風窗雨壁之中今欲求其殘編斷簡已無得矣當其初莫不疲情役慮博搜廣採以為千萬歲不可泯滅之書而竟至於是何耶蓋集文之士或務於繁或過於簡琨瑤碔砆混揉不分者失於繁也求實而棄懸黎相馬而失驊騮者失於簡也書成而世不重之其不為覆瓿則幸矣尚何望其久傳耶宇宙間精英之氣鍾於人而為文章如豐城之劒高郵之珠其光彩爛然足以不朽於無窮矣彼十七家所集

可謂富矣其間豈無不朽之文而卒與其書俱泯
深可慨也所獨傳者惟文選文粹文鑑然李陵書
詞句儇淺非西漢之文而統則取之張登三賦鏗
然有玉振之音而鉉則有之東萊所編似勝選粹
而先儒病其泛也上下千百年之間所傳只此而
其失又如此則信乎集文之難精也吾東方文詞
始於新羅盛於高麗至我　朝而極矣徃時集賢
諸公編東方文粹若干卷藏在秘閣者久矣佔畢
齋得而可之然於其中不無病焉故稍加增削之
又續以近時之作夫文以理勝為主不于其理而

徒屑屑於文字之末以雕繢組織爲巧以譎恠險澁爲奇則皆公所不取惟切世用明義理然後取之是書也取舍合其公繁簡得其中其求傳於後世也決矣昔周益公序文鑑東萊一讀命藏之盖未當其意也盖公乃翰苑大手筆其所作猶不滿人意則況淺薄如從遘者乎然迫於公之嚴命綴數語於卷後想一讀之後命藏之矣

大學箴跋　柳洵

今觀大學十箴及始末敍述淵源粹正反覆詳備富哉言乎吾東方性理之文陽村而後絶無而僅

有之者也頃因駙息所傳撮承槩括潤色之教不敢當不敢當僕少年失學筮仕後鞅掌刀筆十餘年晩暮叨忝翰墨之司雖或從事文字間僅僅佔畢雕篆而已其於性理之學之文老矣無所及也先生學問淵奥理義精熟其為此文將欲進之於

横經 賜對之日以為格 君之規遣意措辭粹然無可議僕何敢置喙於其間哉僕老病侵尋步履蹇滞侍講癸席願莫之遂實為平生悼恨今得先生之文讀之再三恍然坐我於講榻之側聆先生之講說也何其幸哉 聖上方嚮儒術圖臻至

理將必有味於先生之言深體大學之道格致誠正躬行實踐端本清源以出治道其聖神功化之極終有以致夫雍熙泰和之盛則先生平昔孜孜講學之功今日惓惓責忠之願於是乎畢矣惆不勝蘄望之至謹拜書

歌謠

耆老歌謠

金訢

聖德無加於孝孚得歡心於民庶經禮莫重於祭也稱殷典於宗祊天地開除神祇悅豫恭惟德鍾天性道冠人倫宅憂夏越於常情制禮率遵於故

事瞻彼文王之清廟於穆於昭念茲太姒之徽音
以安以侑玉瓚既奠金輿載回衆樂轟隱恍鈞天
之九奏千官肅穆齊嵩嶽之三呼凡在瞻聆舉欣
蹈舞臣等桑榆景晩蕭栁質衰就如日望如雲幸
覩龍光之盛儀高配天厚配地願獻鶴筭之靈長
詞曰天祚東方篤生我 王受命溥將在夜嬛嬛
慕切端養實出至誠歲月駸駸吉期奄臨哀感益
深乃輯盛規式展縟儀率禮無違玄衮赤舄祗事
大室躬薦粢盛陳籩及簋登降拜俯乃祔神主磬
筦鏘鏘吹笙鼓簧萬舞洋洋我享我將有飶其香

是饗是皇錫玆祉福時萬時億自天申錫六龍旋
歸瑞日增輝歡騰九圍士女雲霧無小無大咸呼
萬歲臣等皤皤獲覩光華傴僂拜嘉是用長謳失
喜噎嘔抃舞康衢松栢之茂天地之久願獻 聖
壽

續東文選卷之十七

續東文選卷之十八

雜著

告夢文　　金守溫

太白居士雖假迹於塵間乃遊神於物外于時乎儒其服釋其道未嘗不飮酒也而沈湎是懼未嘗不食肉也而殺伐是惡避暑于龜城之南醫院之上下臨深淵深不可量其中有魚銀口其名白千萬億如恒河沙數圉圉洋洋各得其所居士或於暇日鳴攬轡於曲渚或植杖於斷岸俯而視之心甚樂之一夕山川晦暝風雨淅瀝居士亦困支頥

而睡若有形若無形若有相若無相踯躅而前如
愬如訴稱臣而告曰僕水府微種滎河末產飽聞
吾太守之仁不遠千里而來非不有商山之洛東
竺山之南渡襄邑之沙川可以游泳可以潛伏且
自滎而上北可至於順興西又到於豐基清溪潺
潺白石鄰鄰諭我以來者甘且軟矣然臣歷商山
遡襄陽必有以來於此鄙順興棄豐基必有以留
於是蓋僕無他焉知太守存心仁恕不事敲朴視
民猶赤子愛物猶祖民禁牧竪之放火也四境之
山原昆虫草木得以蒙其仁禁漁人之網罟也一

邑之污池蛟龍魚鱉得以被其澤雖不得已於上
獻而擒魚鱉然其擒也有制縱不獲止於庖賓而
獵雉兔然其獵也有節纍者暫舉高躅照臨芳沚
擇纖鱗而放出恩音霑於庶類去歲郡之無賴沉
柴于灘要利於初霜爰命衙吏盡使撤去雖聞者
之冷齒見者之見侮蓋太守之心篤於慈恤不知
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吾聞興寧大府與吾郡太守
相交以仁義相勉以道德俱以矜恤豈悌之政仁
乎民而愛乎物矣吾固貴土不敢是離實願一躍
於其境也曾聞恃其勇武包藏禍心將欲虔劉我

父子顛覆我窟穴曾不懷之好音反余來赫是何
仁乎聲而暴其迹乖舊聞而戾今見也且巍巍乎
順興之為府也赫赫乎府便之為德也斯文之根
柢也當代之命脉也是宜天地其寄民物其心他
人危之必欲以安之他人殺之必欲以活之豈意
太守仁我而反欲害我養我而反欲賊我也日者
穴入居郡之地吾兒無知暫往上游盡為其擒肝
腦塞下吾固寒心而毛竪之矣又今馳素尺於清
案信嘉會於異時幣重言甘期於得請吾聞伐國
之問不及於仁人無奈太守之仁心未至而太守

之愛物不孚於人歟何其言之不淑至於此也今我胚胎海底呴沫灣間生非內穴禀乏槎頭水族之微者乎賴太守之仁到于城下之關竇邇君子之居上飲于清波下入于幽壑既無鉤釣之患又絕網罟之憂不日不月爰居爰處其德之大宜如何報也但太守無剛斷之操不克拒于大府輕於一諾竟容群蹂吾屬無遺類矣亦我鱗而不介介而非鱗非黿非鼈見恠於夢告古之元君何止於宋而已哉居士怳然而悟欲理其言莫知其處惟見銀口數萬餘尾作隊而行居士俯而問之曰疇

昔之夜慇懃而告我者非爾歟噫魚異物也非人類也雖入於人不於其人則不知人之人也况余人也非魚也又焉能知爾魚之魚也唯有某也明敍於筆牘書其夢以示之居士以聞于濠梁之子惠子

守職

徐居正

凡物各有職牛之職職耕稼馬之職職服乘鷄職晨犬職夜能職其職謂之守職不職其職而代他職謂之越職越職則悖理悖理則受禍今以一物譬之鷄不晨而夜則人皆驚怪之磔禳之得非禍

於越職乎吾見士大夫居家奴職耕婢職織奴耕婢織而家事理若奴而織婢而耕則人皆驚怪之矣焉知有礫穰之禍乎至於治國公卿宰執職公卿宰執近侍臺諫職近侍臺諫褻御僕從職褻御僕從府吏胥徒職府吏胥徒各職其職則官事理而國治矣若褻御僕從而職公卿宰執之職府吏胥徒而職近侍臺諫之職公卿宰執近侍臺諫不職其職而思出其位是越職而悖理不祥莫大焉南華老仙有言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至論也近有一甲起自微賤因緣僥倖

得參盟府官簿一品職非臺諫而職臺諫之職好為章奏彈擊人物嘗上疏論一大臣極口詆壞比之霍光梁冀章三四上殊不知怠又上疏歷壞三公六卿朝無全人凌轢朝廷鞭撻簪紳自以謂得計又上疏論一近侍極言其無狀小人比之李林甫盧杞賈似道韓侂胄伏閤闘抗天顏而固爭之甚於臺諫 居正 聞之笑曰某中賢則賢矣才則才矣文則文矣然好越職論事吾恐有鷄夜磔禳之禍矣居無何朝中士大夫以朋黨亂政受辜坐黨附權要羅織人罪誣妄上疏削勳籍編配遠方人

皆曰越職之禍也是故君子貴守職

書金判書小詩後　金宗直

故判書金文平公吉通荅花川權相公瑊之詩書於中原之竹絲紙詞致淸粹溫麗筆勢又姸妙叔經其表德也二字類八分判書李子淸陵君順命乃克肖者也得之於花川粧潢爲軸置諸壁上朝瞻暮仰口詠心惟以寓夫羹墻之思焉一日出以示宗直宗直嘆曰此纔數寸之簡二十有八字之絶句而亦可見前輩之文雅也然所可見者詩也其所不可見者豈詩之所能盡乎淸陵所以終天

永慕而不能已焉者宜也記曰父之琴瑟不敢御手澤存焉爾母之杯圈不敢飮口澤存焉爾節孝徐先生以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古之仁人君子於前世器用與夫木石微物尚不敢褻之如是况詩者出於性情書者成於心畫乎清陵所以晨夕起敬而不能已焉者亦宜也吾想夫清陵旣盡子職於其身而又遺其子孫使之珍重保護不忍忽棄則金氏繼述箕裘之業將勿替於無窮矣孟子云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吾於清陵亦云

題朴民甫詩軸　洪貴達

兼善咸昌人也父母没皆卜葬於邑之東錢村里居廬於墓側各三年因家于其旁地僻尋常無可與晤語者東望一里許即龍宫地面人家僅四五朴兼山艮甫之第其一也蓋其祖先遺宅而吾先君少時嘗學於艮甫之伯父禮安縣監諱長生之門艮甫所居其里閈也今其與艮甫往還也緬想先君摳衣游息之迹依稀然彷彿焉蓋有不勝感慨而悲涕者矣以此尤不能忘情於艮甫艮甫儒者於予同類也性拙以直同氣也家甚清貧同道也處居林泉而無慕乎他好尚又同也予與艮甫

不相同者無幾所不同者僕幸竊虛名以誤 聖
知備數大夫之列而良甫否耳一日示予以其詩
及諸賢之作予旣悲其不遇又喜氣類好尙之同
也於是乎詩以續其尾詩曰早事詩書業聖賢雖
然不遇豈非天山林有分身蠶老天地無知室磬
懸濁酒獨斟聊自適清詩偶得寄入傳此翁莫道
都無事事在滄波白鳥邊
居廬前後六青春因得求田卜近隣意氣自知齊
管鮑風流人道是朱陳圖書滿壁吾還富蔬果穎
園子不貧暮往朝來相信熟門前鷄犬亦皆馴

題成仲淹氏詩卷後

天之賦於物率不全其能是故與之角者弱其齒傅之翼者兩其足馬之走者劣於步儒能文者短於詩如有角而又齒翼而又足走又能步詩又能文者則是人物中之特異者而吾又未之見試於成氏子得之辛亥秋予忝祭酒于國子既上官三日用國典合斯文諸老課試儒生命題以箋文仲淹氏之作褒然為舉首工四六者也後於館中月課累作賦飄飄然皆有淩雲之氣雄詞賦者也又作仲尼顏子論其第出人加一等能作文者也予

固奇其才之全也一日吾豚犬曰彥邦袖携雜詠
詩一卷來示予曰是某之作也乃懸燈細讀愈讀
愈味夜久乃訖何其多且能也於是又知仲淹氏
又長於詩也嗚呼文章才子莫盛於唐宋而李杜
以詩名韓柳以文稱司馬光自謂不能為四六曾
子固時稱不能詩世果有全才則宜數君子當之
而其長止如此才難不其然乎若仲淹氏者雖謂
之角而齒翼而足走而又步可也雖然吾觀之士
之遊於藝如百工之各其技能今有業革鞾者曰
我無他技只此能耳試其品儘可觀有人曰我則

異於是能辯能僂又能鞍與韉吾一身即衆工人也試其品例凡賤耳技諸向所云者曾不能髣髴焉何者彼專而此泛故也然成氏子年富而氣粹志大以遠但力為之雖百其藝亦何所不臻其極哉仲淹氏曷哉知天之賦於物獨厚於吾故吾所云如上耳

嘲慵　成俔

歲在丙戌惟夏之辰成子不出黑甜為隣非夢而夢憒耗精神非瘵而病反喪厥真中心磊砢若有所主乃召東巫乃禳其鬼惟汝有神在余心腑伺

余動靜爲余巨祟將語其由汝愼聽服我觀今古
我誦經籍怠者無成勞者有食逸者無功勤者有
積以夏禹明寸陰是惜以周文聖日不暇昃今我
何人曾不是思惟懶厥職業荒于嬉相彼農夫終
歲孔棘相彼百工各勞其力今我何人曾不如彼
懶慢無堪惟思日睡我觀官途奔走恐後伺候高
門竟得膴仕我不如彼有足莫前苦蟄微官三世
不遷我觀世人日探財賄爭毫競錐欲遺後裔我
不如彼袖手莫爭苦厭繁華簞瓢樂生我觀年少
清歌妙舞無冬無夏日醉以富我雖有邀曾不往

赴木腸石心反被人笑有書不讀厥志狂惑有琴不張歡趣索漠有客不接客去而嗔有馬不養尻骨嶙峋有病不治榮衛日虛有兒不教徒費居諸有弓不檠有酒不釃有手不盥有髮不梳有徑不掃有草不除慵不種樹慵不釣魚慵不圍棋慵不葺廬鼎折覆餗慵而不理衣裳綻裂慵而不補僮僕獲罪慵而不問外人来誚慵而不憤我止日蹶我心日拙我容日瘁我言日劣凡我有辜皆汝主張豈無他人從我彷徨汝將去我適彼樂土我無汝累汝得汝所鬼曰不然非余降禍命乃在天勿

以爲過鐵剛者碎木强者拉昭昭易汚嶢嶢易折石之堅確以靜不缺山之嵳峩以靜不減動者易夭靜者能壽今子之形與彼同久世之勤勞禍敗之根兮之急逸福祚之原世人逐勢毀譽紛紜今兮退處窅爾無聞世人役物利欲喧豗今子無慮善養靈臺兮於身心何凶何吉去兮有知致乎不知去兮有爲臻乎無爲去兮有情守乎無情去兮有生樂乎無生谷神不死與天爲徒從乎智乎合乎太初我將保兮子反咎余人不自量兮其惑歟成兮於是冥默無語請改前非與子同處相追相

隨牖遂不去

題一庵松堂詩卷後

夫道一而已矣如易之太極曾子之一貫老子之玄牝大雄氏之不二法門其道雖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而謂之不相同此至聖凡夫之所以間也同者何無為而無不為也不同者何始於有而終於無也其實皆一也其或虛而能實定而能慧焉則身與道為一其或我自我物自物則身與道為二身可一而不可二也道可純而不可雜也然則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與不一相與為一則道果

有乎道可無乎有無俱渾是非偕寂則深得一之源也一者何希夷也真如也大圓覺也推之則自一心而廣被法界要之則自衆流而斂諸方寸此釋迦千百億化而充滿恒河沙也自其異者則吾之肝膽即楚越自其同者則衆生髮膚即吾體此觀世音三十二相而尋聲救苦也歸依者如是求之則果能知一之義矣知一之義則心即道也道即心也無非徒無也一非徒一也而自詣至大之域矣尊上人緇徒之領袖也其爲人也超悟三乘其爲居也揭一名庵身在一庵之中心究一理之

妙一理之妙不在乎他在庭前松樹耳拱把之眇終為合抱毫釐之微竟至輪囷則無形而有形也森森欝欝無非元氣千枝萬葉復歸於根則有形而無形也師道之一而二二而一者何嘗異乎若是知一本萬殊萬殊一本則人與我一矣神奇為臭腐臭腐為神奇則死與生一矣春不榮冬不枯貫四時而獨也青則知通為一而無益損乎其真矣昔六祖賦菩提樹而見道趙州指庭栢樹而悟法予亦羨吾師之道而作一庵松堂說

祝六神　　　俞好仁

祝六神商之飈獰以吹娥之守困小兒練時日來
招提招提提絕遂攀且隮具湯盤訟自新呵斥穢惡
招精神咨爾守靈宅蓮葉朱錦衣裳佩羅玉呼吸
五華蓀丹珠神兮綏止冀登蘇咨爾結華守華蓋
黃雲為帶尊己泰千呼萬息運而道神兮制止辟
外固咨爾龍烟本為居芒芒震方握發舒駕魂馭
魄飲白丹神兮燕止和且安咨爾育嬰守玄關裾
以龍華明日月調漱百液攝天根神兮鎮止守對
門咨爾魂停棲土宮舍臺嵬峩壯九重消滅六精
盖尺宅神兮閑止要脉脉咨爾龍曜擴電光虎旆

龍旂凌八荒英威衝冠揚火鈴神兮雄止助義精重為告曰閶闔雲杳 一朶沉灘 餘宿果口衒靈芝攝五星手擎牙簡朝太清左呼青鳥歌黃竹右揖浮丘折若木焱迅汗漫窮大幕超忽萬物立於獨㳌爾六神急急如律令

非鄭人對

金駉孫

唐之時鄭人有母疾剔股以奉之瘳令尹以聞旌其門使勿輸賦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未聞有毀傷支體以為養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於孝道不當旌門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愚竊

非之凡為人子父母有疾千方萬藥必獲一效至
於迎巫祝禱鬼神雖揚其妖妄亦將無所不為矣
就令善醫者引方書以為非人肉合藥無良云爾
將以彼為誕坐視其母之死而不從耶萬一冀其
復生而不惜支體耶吾之支體即親之遺體古人
以全歸為孝則傷其支體固傷於孝然吾惜吾之
支體則他人亦自惜其支體誰肯毀其支體為他
人母哉然則藥終不可得而病終不可愈就令退
之不幸而處此當如何君子未嘗不惜其身然此
身有時惜不得者常出於不得已之變於是而子

死於孝臣死於忠即退之所謂死於逆亂者也臨逆亂不惜身命固也當危疾吾不至於死而顧惜一塊肉乎當危疾顧惜一塊肉者其臨逆亂不苟生乎退之又以陷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然後旌表爵命斯為勸已如是則為子為臣當平居無盡孝盡忠之地矣如是則朝家非危難亦不得忠臣孝子之用矣況性分內事莫非生人之所宜為也常人不能充其性惟聖人能盡其性刲股一事初非盡性者之所為推其言之弊而斷之則將以盡其性者生人之所宜為而專聖人於常人不

異之耶噫古今天下誰無父母誰非人子能盡子道而孝於父母者蓋寡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比比夫貨財外物妻子雖一體視吾身有分而尚私之況於其身乎世之知有其身而不知有父母者何限杯羹漢祖絶裾溫嶠雖以盛帝名臣到頭一念猶不知有父母矣若鄠人者雖謂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身可矣所患世之詭異者殘忍果敢為不經之行要一時之賞者或有之是誠可罪也如曰以一人為孝是辦一邑皆無孝者尤非古之聖賢固所遇不同道故時之人後之人循其

跡舉其感聖賢為學莫不於孝悌上立本而自生民以來獨稱舜為大孝曾參養志其餘無憑聖賢皆非孝者耶愈說若行媢嫉者得志將忌人脩而與其行沮天下之孝駭衆人之聽其為害不既多乎或曰退之立言者也平生好古道為理勝之文豈鄙人非誠於孝内外殊觀而攻之迫耶退之攻鄙人誠迫而子攻退之又何迫耶大樸散而巧拙形大素文而黑白分辨不表一人之孝於一邑者待一邑之人咸孝也其意渾矣嘗見新唐史書以人肉治羸疾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

門當時已不勝濫矣以此為勸則將盡刖天下之人不可以身教而方盡子職之常者將不得爲孝矣退之豈無所見而言耶即對曰先王爲民立教非不渾且厚矣乃曰旌別淑慝未嘗曰以一人為淑是辨一邑無善也陰陽判而善惡分善惡旣分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故律之以中庸中庸之道民鮮能久矣故曰觀人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刲股雖過斯亦孝之黨也斷以不孝不亦過乎生其養病其憂殁其哀至於所屬之髮膚不敢毁傷敬以終身傷足不出啓手知免乃孝子之常經也或

不得已而以一身形於君父則輕甚鴻毛者有之况於股肉哉股不刲而藥有別種可治母疾則吾不必矯情以刲股也藥無別種而股不可不刲則雖得罪於中庸之君子吾亦為鄠人矣夫立言者要於中庸垂之不朽通萬世而無弊吾覩鄠人對其言多弊吾又疑其杜撰而非出於退之也不然鄠人之行旣非中庸而退之之對亦非中庸也

政堂梅詩文後

靑年落魄嶺表將遊頭流先抵斷俗寺中有古樓樓前有梅兩株長丈餘下有枯查其不滅者半尺

寺僧目為政堂梅詰其所以名則乃曰姜通亭少
時手植其後釋褐官至政堂文學因名焉政堂亡
百有餘年梅亦未免老死其曾孫用休氏㨿其椿
府晉山君之命來尋遺跡慨然增感遂栽新根於
其傍今已十年不特政堂有子孫而梅亦長子孫
矣時方初夏無復暗香予手攀低枝戲打青子而
啖之因僧言以録為一故事後八年用休氏入政
院為承旨予為夏官郎朝夕於政院一日以諸公
所題政堂梅詩若文見示仍索予書其末予思天
地間萬物雖一草一木之微莫不有數寓焉其榮

枯其得喪皆聽造物所處分雖托於人而有不容
人謀者不知者竊造物之有以為己有焉昔唐李
文饒用力一生鳩四方花石以充平泉自以為經
始乎泉追先志也壞平泉一花一木者非吾子孫
也維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其孫延古卒以一石
之故見害於張全義之監軍陵谷未變而平泉已
無主矣彼處富貴招權利其胷中一段鄙吝又從
於草木以此追先志以此遺子孫可謂達造物之
理者乎方通亭之在斷俗藐然一書生逍遙塵表
其蒔梅而去也若遺任其成壞於寺僧非所以遺

子孫及其官高政堂而寺僧之揭以爲號遂傳芳名者亦偶然耳有賢曾孫更加封植亦非有通亭之戒也是何有心之文饒不能使其子孫護平泉花石而無心之通亭反能存一梅於斷俗亭造物本忌有心者也噫人去詩留事往名存窮山絶壑野寺荒庭舊査新枝冷影相對爲子孫者當作何如懷也所以旣封植而又求歌詠以發其志也吾見承旨公追遠之心懇懇不已收印先稾以與士類唯恐未布梅花新什縉紳得詠且將盈軸皆所以致勤於先祖也而非已有實見於此而實好之

亦莫能及此也夫植物之可種者非一而通亭切性有契於梅必取以種晉山君儒雅為世所宗而兄景愚氏著養花録為評品以梅為魁承旨公述乃祖父尤眷眷於此梅唯恐其萎絶其家世所尚風流標格亦可想已如其身縻寸廩夢繞桒梓倘得便養歯歸當尋舊遊於斷俗月落參横一賦踈影兼囑吾儕從今喚做政堂梅云

聚散贈李師聖别

人生聚散豈偶然哉其聚也必有使之其散也必有使之吾知其聚散之能令人悲歡而不知其所

以使之者果何物也其聚也怡怡以歡其散也忽
忽以悲復聚也彼散也而吾歡焉吾悲焉悲歡亦
果何心也其聚也其散也不以獨以衆散之爲悲
歡而各於其人其心其悲歡又自不同於是悲者
思歡者歡者思悲者旣散之後而思方聚之時情
何能自已哉今年秋高靈申濺之晉陽姜士浩安
岳李師聖與僕共四人蒙賜暇聚書堂吾與姜與
李俱同年生而申長一年而簡一月眞同隊魚也
食則同案寢則同榻出則相隨坐則相對得趣則
同吟得句則同唱言不啻同而志則同行不循蹈

而邀則同仕有先後而時則同職有內外而業則同而晝夜處其聚也極矣方其聚也熙熙然皥皥然切切偲偲焉視其外則簪纓朝士也窺其內則韋布書生也含飽聖德鼓舞天真蓋四人合為乾坤樂育中之一物塊然也未幾師聖奉晨昏歸帶方師聖歡也而吾三人惱焉師聖纔還而天官以郎務劇奪漑之去吾與士浩師聖與漑之俱惱焉士浩謁告省親于晉士浩歡也而吾與師聖惱焉不意師聖之尊府為當途者所斥師聖急歸慰也而吾與師聖兩惱茲四人一向嶺表一向湖南

一駞九陌一守虛堂至是而其散也極矣明年此身又未知其何處聚必散散必聚聚不能常聚不能常散明年此身未必不還聚也而聚未必皆聚也而又未必不散也而聚時或皆不散也必有使之者矣浮生之在世間如浮雲之在大虛油然而合渙然而離離合者曰無窮而竟歸於大空嗚呼其無窮也已

教化送權子沉

子沉今年喪其室由校理乞縣得堤川予往唁且問其所以爲縣之故則曰小兒滿前持此就食於

堤堤為縣地僻而務簡吾心安焉予諾之曰五品校理之祿不能畜君之十口於京而六品縣官之俸顧能畜乎堤川之屈而安又豈落校理之清而閑乎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守一官在周行不得展吾之四體宰一縣親吾民猶可以行吾之所學矣君為縣殆在是乎曰諾所恨縣無秀民可與為教耳予復曰學者莫不為民也苟能善民足以壽國其道舍教化無以而俗吏既不足語教化知教化者又不能行所以然者不過卑世而卑人耳不卑世不卑人則教化行矣身率之實在上而觀

感之機在下十室必有忠信則非人畀也行鄉飲
養老之禮於今甲則非世畀也子游未嘗小武城
而得子羽韓愈不畀潮州而得趙德提民豈不堪
子之教化乎顧力行何如耳若夫君著績為縣以
諜他日之好爵若漢之循吏則吾不知也在宋周
濂溪揚龜山終身安於州縣之職二子之心非安
州縣也安所學之行也子能安二子之安於提則
提民從而安其安不苟安而止矣抑古之善治者
莫不推己以及物君當因已之無室而思一邑之
鰥寡者因已之嬰孩失乳而思一邑之赤子待哺

者眷眷焉先厚其生而後敎之推此以往其於敎化庶乎其可也予訊曰善遂書以爲贐

題士浩跋朴訥書後

昔年在綱目校讎廳朴耕以寫手隸廳久與處而得其爲人也殆潛夫之流也耕家貧書於食而其志則不在書也一日造其廬見其子真是窺牛兒也眉目朗然應對從容沉謹有度即訥也操筆就一字如斗大活動有神予驚焉知耕之有後也使是兒生於華族未必不顯於世使此兒生中州喜事之地未必不爲學士老儒之所尚未必不爲王

公之所憐不至飢寒如此惜國法有拘國俗予尚
人才能使訥父子困也然猶未嘗爲一言以記姜
今幸得爲姜君所賞又侈以文乃朴家一遇也古
人文字之榮重於爵祿才固難而遇賞亦難姜君
之文一出訥之名重於世耕亦因而顯訥父子得
此文重於得位世間得位而無才能可紀者古今
凡幾人以此言之造物未必不厚訥父子也姜一
日南行余以訥帖爲贐姜鄭重之不敢自有而欲
上其親而姜其酷於文雅而悅親無方者也

書六絃背

古人多置琴以能理人性情也舜五絃文七絃六絃非古也嘗聞晋以七絃送高句麗國相王山岳增損其制作六絃今用之傳至新羅有克宗者制曲有平調羽調被六絃今亦用之六絃於吾東亦古矣癸丑冬予與申濈之姜士浩金子獻李顥之李師聖迭作讀書堂餘力學琴權嚮之亦自玉堂時往來而學焉乃曰諸君好古何不置五絃或七絃予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康節不服深衣曰今之人當服今之服予取焉權又曰山岳始奏六絃玄鶴舞因名玄鶴琴後省鶴作玄一琴一鶴耦也

是琴隻矣予曰鶴謀食琴不食鶴有欲琴無欲吾其無欲者從乎然畫鶴無欲吾將畫鶴於琴以從其類乎遂倩慵軒李居士畫鶴初欲置琴而難其材一日得之東華門外一老媼家乃門扉也問媼扉久近曰近百年其一板樞壞已供爨云為琴鼓之清越賓池循有為扉時釘穴三遇賞與焦尾無異遂銘越右曰物不孤當遇匠曠百世或難必噫此桐不我失非相待為誰出

書五絃背

予既置六絃於堂又置五絃於家長三尺博六寸

用令尺取古像也六絃去一而五汰冗也十六卦去四而十二亦汰冗以存十二律也絃旣五則三在卦上而兩在卦傍卦正桐腹無偏跛不正之失卦方言也於是雖不盡合於古而亦不甚悖於古乃操南風切切然有太古之遺音焉客曰公六絃於堂而私五絃於家亦何義耶曰予欲外今而內古

甲子歲予謫眞安縣事將有不測者自分必死擬古人自挽而銘之　洪彥忠

大明天下日先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直半生迂

拙文字之攻在世卅有二年而終命何云短意何
其長卜于古縣茂林之鄉雲山在上灣碕在下千
秋萬歲誰過斯野指點徘徊其必有悵然者矣

上樑文

壽康宮上樑文　金訢

周宣考室雅歌君子之寧衛文營宮詩紀國人之
義惟宮室之修建覩時運之興隆恭惟　我太祖
膺天順人深仁積德化家為國握乾元之貞符建
邦定都據坤靈之正位既作室之底法乃鳩工而
傳功爰始爰謀草創蓋匆暇之計肯堂肯構善繼

在茀棄其基久莫能修時蓋有待方國家閒暇之日而明良熙康之時苟不圖鼎新之規何以表泰平之盛宸衷獨斷衆謀僉同于以相陰陽之宜抑亦得時日之吉經始勿亟來庶民而爭趨佚道不勞連百堵以皆作規矩繩墨斧斤刀鋸以佐其藝欂櫨侏儒根闑扂楔之得其宜仰稽羲經取上棟下宇之象遠陋漢武侈千門萬戶之名雖因舊而謀新實兌前而掩後丹楹刻桷商豐約而折中遠廉高堂知等級之異制重威非因於壯麗昭儉可期乎久長大廈迄成脩梁乃舉敢揚萬口之歡謳

聊薦六方之嘉頌
兒郎偉拋梁東萬姓欣瞻瑞日紅大廈即今高突
兀顧言息庇與民同
兒郎偉拋梁南南山佳氣正相涵五絃彈罷薰風
操側席還應晝接三
兒郎偉拋梁西危構平看華岳低化被流沙功業
盛重華文命不難齊
兒郎偉拋梁北斗魁錯落環宸極威聲遠及鴈門
關戍卒閒眠鼙鼓息
兒郎偉拋梁上蔽日干雲高百丈已將馨德格皇

天天上台階平兩兩

兒郎偉抛梁下祥風吹拂鴛鴦瓦熊羆吉夢已先呈燕雀微誠應共賀

伏願上梁之後神明幽贊福祿来綏丕基措盤石之安洪業繫苞桑之固耕田鑿井園辟生於康衢之中航海梯山朝萬國於明堂之上千倉萬箱之充牣三革五兵之寢消紀綱四方本支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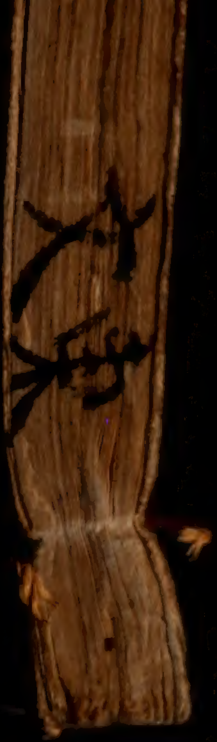
鳳鳴樓重修上樑文

表淞洙

虎踞龍蟠晉陽據形勢之最翬飛鳥革鳳鳴尊客館之前實東方之名樓當南紀之勝地曁今日樑

棟之将圯緣緊世風雨之所漂久莫能修理將有
待恭惟牧使閤下鸞鳳美質珪璋令望處官事如
家視民物猶子百廢俱舉營東軒旣云奐輪三年
有成顧南樓尚爾渙凄命工師而趨事仍舊址而
重新經之營之衆工齊聽斧彼鉅彼高矣義矣一
樓將成巍然翼然殆非弄月而嘲風亦豈玩歲而
惕日將以迎使介宣暢欝湮又欲慰主入導迎清
曠攄幽發粹交相賛則宜道益懋而行益高亂慮
滯志無所容然后事乃成而理乃達載消吉日將
舉脩禊廈旣垂成致燕雀之相賀樂將交奏如鳳

風之來儀致和之期自今以始
兒郎偉拋樑東雞唱扶桑曉日紅太守行春聞喝
道一番時雨慰三農
兒郎偉拋樑南水色山光共蔚藍矗石清遊擅奇
絶相望華構勢耽耽
兒郎偉拋樑西遠挹蟾津智異齊巒洞仙人來獻
壽碧梧䕺有鳳來棲
兒郎偉拋樑北海邦黎庶安耕鑿遥瞻一髮是華
山瑞靄葱葱連紫極
兒郎偉拋樑上魚躍鳶飛迷俯仰萬户炊煙上染

雲分明晝出治平象
兒郎偉拋樑下簪纓世胄足聲價鳳山鍾秀出英
材維岳生申愜周雅
伏願上樑之後鬼神共來守護風雨不動如山游
於斯息於斯高明之具永建曠如也奥如也敞邃
之適旣俱水增麗山增奇賓旅咸喜登覽風更淸
月更朗神仙亦愛樓居三光全而雨暘時五穀熟
而人民育

續東文選卷之十八